

廿二史札记

中
上
史
札
記

廿二史劄記卷六

陽湖趙翼雲崧

後漢 二國志書法不同處

後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後漢在前而作史則三國志先成且百餘年也自三國志魏紀創爲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爲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其間雖有習鑿齒欲黜魏正統蕭穎士欲改書司馬昭弑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於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雖陳壽修書於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於宋已隔兩朝

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值之時不同然史法究應如是也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袁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眾望在魏乃

召羣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不稱
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曹操殺
此史家正法也至漢末諸臣如董卓袁紹劉表呂布袁
術公孫瓚陶謙劉焉等二書各有傳今兩相比較繁簡
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傳則後人視前人所有者必節
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雷同鈔襲如袁紹傳
范書增陳琳作討操一檄劉表勸袁譚勿降操一書審
配勸譚兄弟相睦一書劉表傳增表遣韓嵩使許嵩不
肯行一事劉琦問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傳增卓
先從張溫討邊章韓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請追理
陳蕃竇武一疏增遷都長安驅洛陽數百萬人及發掘

諸陵等事增卓被誅後又殺其弟及母妻子於郿塢一事增獻帝東歸段熲以服御及公卿資儲來迎爲楊定所誣仍不缺於供一事袁術傳增術向孫堅妻逼奪傳國璽事增孫策止其僭號一書增術歸帝號於袁紹一書公孫瓚傳增瓚罪狀袁紹一表增瓚守易京男子七歲以上不得入門令婦人習爲大聲以傳教令一事陶謙傳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參觀者也惟荀彧一傳陳壽以其爲操謀主已列魏臣傳內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編入漢臣此則其主持公道處壽志雖列之於魏臣而傳末云或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錫可見或不死操尙不得僭竊也則蔚宗之編入漢臣

自是公論也至二書所紀事蹟有彼此不同者袁紹傳
壽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卓呂布
傳壽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傕郭汜之亂范書謂
王允不赦涼州人以致激變壽志謂布投袁術拒而
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恣兵鈔掠術患之布
不安去從張楊董卓傳李傕劫帝幸其營壽志謂傕使
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彪張喜和傕
汜汜留質公卿荀彧傳壽志謂以阻九錫事留壽春以
憂薨范書謂彧病留壽春曹操遣人饋之食發之乃空
器也遂飲藥而卒二書不同蓋皆各有所據固可兩存
其說又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紹壽志載沮授說紹曰

將軍弱冠登朝則名播海內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今若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凡用八則字范書則刪郤前四則字以歸簡淨不知史記中本有此疊字法也史記夏侯嬰傳嬰初從高祖卽爲太僕常奉車以下歷敍其常奉車者五又敍其以太僕從者十正見其親近用事不以繁複爲嫌也

三國志書法

自左氏司馬遷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陳壽三國志亦係私史據晉書本傳壽歿後尚書郎范穎等表言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雖文豔

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於是詔洛陽令就其家寫書可見壽修成後始入於官也然其體例則已闢後世國史記載之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旣欲爲晉迴護不得不先爲魏迴護如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爲丞相爲魏公爲魏王之類一似皆出於漢帝之酬庸讓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則齊王芳之進司馬懿爲丞相高貴鄉公之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袁寃赤鳥八命九錫封晉公位相國陳留王之封昭爲晉王寃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禪位於司馬炎等事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至

其他體例亦有顯爲分別者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則但立傳以魏爲正統二國皆僭竊也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不受禪後稱帝而於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隣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魏書於蜀吳二主之死與襲皆不書如黃初二年不書劉備稱帝四年不書備薨子禪卽位太和三年不書孫權稱帝也蜀吳二志則彼此互書如吳志黃武二年書劉備薨於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其於魏帝之死與襲雖亦不書而於本國之君之卽位必記明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卽

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卽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此亦何與於魏而必係以魏年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正統在魏則晉之承魏爲正統自不待言此陳壽仕於晉不得不尊晉也然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陳壽曾仕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於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此又陳壽不忘舊國之微意也

顧寧人謂劉玄德帝於蜀謚昭烈本可卽稱其謚而陳壽既改漢爲蜀又不稱謚而稱先主蓋以晉承魏紀義無兩帝也然其稱先主後主以別於吳究是用意處

三國志多迴護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爲天子巡狩旣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爲尊者諱也至於弑君弑

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
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
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
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爲
成式直以爲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
究有未安者漢獻帝遜位魏封爲山陽公及薨追謚爲
漢孝獻皇帝魏紀卽稱之爲獻帝不曰山陽公也魏常
道鄉公遜位晉封爲陳留王及薨亦追謚爲元皇帝則
魏紀亦應稱爲元帝乃僅以陳留王紀事而絕無元帝
之稱則已異於山陽書法矣司馬師之廢齊王芳也據
魏略云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坐芝奏曰大將

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
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
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師而太
后不知也魏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
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矣至高貴鄉
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權日去心不能甘發甲於陵雲臺
親討司馬昭昭令賈充拒之時相府兵尙不敢動充卽
諭成倅成濟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乃抽戈犯帝
刃出於背而崩此事見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魏
末傳是司馬昭實爲弑君之首乃魏志但書高貴鄉公
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弑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

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率兵向臣
臣卽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入兵陣傷
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糾正其罪等語轉以不
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討賊之功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
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
不爲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爲之諱乃曹
操之征陶謙據世語謂操父嵩在泰山華縣操令泰山
太守應劭資送兗州謙密遣數十騎掩殺操弟德於門
下嵩穿後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與妾遂皆
被害是嵩之被難實謙使人殺之也

曹騰傳亦謂嵩子操起兵嵩不肯從

與少子避難琅邪爲陶謙所殺應劭傳亦謂嵩與少子德避難琅邪應劭遣兵逆之未到而陶謙素怨操使輕

騎追殺
嵩德

章曜吳書則謂謙本遣張闔護送闔見嵩輜重

多乃殺嵩取其貨奔淮南是嵩之被殺由闔之利其財而非謙本意也案謙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嘗加兵於徐州則劭傳所謂謙怨操數擊之者殊非實事而吳書所記必係闔南奔後自言其事當屬可信後漢書謙傳亦謂別將守陰平者利其貨貨遂襲殺嵩而壽作陶謙傳則專據世語謂嵩爲謙所害故操志在復讐此則因操之征謙所過無不屠戮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故坐謙以殺嵩致討之罪而不暇辯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據漢晉春秋謂由郭后之寵以至於死殯時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

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紀但書夫人甄氏卒絕不見
暴亾之迹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
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張郃大破之於街亭魏紀固已大
書特書矣是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則不書三
年亮遣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亦不書以及四年蜀
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五年亮出軍祁
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書并郭淮傳亦
無與魏延交戰之事此可見其書法專以諱敗誇勝爲
得體也乃至蜀後主傳街亭之敗亦不書但云亮攻祁
山不克而已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邪抑壽
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

正邪又魏武紀及袁紹傳官渡之戰紹遣淳于瓊率萬人迎糧操自率兵破斬瓊未還營而紹將高覽張郃來降紹眾遂大潰是因郃覽等降而紹軍潰也張郃傳則謂郃告紹遣將急救瓊郭圖曰不如先攻其本營操必還救紹果遣輕騎救瓊自以大兵攻操營不能下而操已破瓊紹軍潰郭圖譖郃曰郃快軍之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是郃因紹軍潰後懼郭圖之譖而降操也紀傳皆陳壽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蓋壽以郃爲魏名將故於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爲之解說也又華歆奉曹操令入宮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暴崩而歆傳絕不載劉放孫資在